



汤青 配图

# 行走人生路

□邵留芳

那天，在故乡为侄子做证婚人，司仪要求从T台走向婚礼舞台，也就是要在容纳几百人的喜宴厅，来一次走台秀。虽说从未有过此经历，但事已至此，只能说ok。待到正式拾级登上T台，开始迈出脚步的那一刻，平时习惯走路的我，还是不慌不忙走出稳健、自信、悠闲、欢快的步伐。事后，曾从事服装生计的舅舅，竟然夸我走出了美感，还说一袭旗袍外加优雅的步伐，哪像已经退休的女子。如此，也许是因为我乐在行走的爱好，已经成为滋生快乐情绪的源泉。

值得码上一些文字的走路，要穿越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。那时，学业刚进入高中阶段。由于条件有限，从家到学校共有6公里的路程，必须用11路的腿脚一步步丈量完成。

这对于时值豆蔻年华的我来说，其实并不轻松。不轻松的是，每天一个来回，需花费两个小时。因为赶路时间长，必须早起，这是件痛苦的事。又逢当年父亲在皖南山区支援“三线”建设，母亲和弟弟也随同生活，而我则在寂寥的老屋里与同族姐妹一起吃住。几个黄毛丫头，都是好睡的年龄，谁都不愿起早做餐。因此，高中阶段饿肚皮赶路的事常有发生。虽说上学要经过乡里小镇，沿街的南头和北头各有一家点心店，但终究兜里羞涩，不敢轻易花掉仅有的几分零花钱。

那时，同村的小伙伴，对于初升高也不是很有兴趣和信心，还是选择在家务农挣工分，以减轻家庭负担。所以，当时能够并决定读高中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至今仍记得，每当清早的农村广播喇叭响起，自己快速完成起床梳洗，然后就在村庄、田野、沟渠和纵横阡陌的乡间小路穿行。遇到下雨天，走在泥泞的土路上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还要提心吊胆地经过几座桥面破损、残缺的小木桥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坚持准时到镇上的高中念书。

当我的脚板步入广袤的田野，眼睛就被那些油绿的植物所浸润。每天赶路，看似为了从家奔向学校，其实也感受着路边风景的变化及其对心情的影响。四

时的田野，庄稼的品种、模样及色彩都各不相同，在每一个有阳光的日子，它们散发出的自然清香和视觉效果，能够让脚底生风。所以赶路时，心是轻松的，脸上是舒展的，且越走越快。至今仍然发达的小腿肌肉和一双无拘无束的脚板，就是那时打下的基础。

一个人赶路，蛙鸣虫喃的声音愈加清晰悦耳，还有飞鸟掠过天空时清丽的鸣叫，让我忘却某些艰难和困苦。特别是春天的旷野，眼前突然会多出大片大片的紫云英和油菜花。它们在蓝天下铺排时，自己犹如走进了风景画，成了画中人，总想傻笑和大声歌唱。而从乡间小路走到镇上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小镇长长的石板路，依次排列着茶馆、点心店、水果店、食品店、布店、煤球店、染坊店……在那个商品需要凭票供应的年代，这里成了四方乡邻赶集的唯一去处，其热闹程度至今仍会清晰闪现。当涉世未深的双脚踏进这条街区，就好像走进了某个具有强大吸力的磁场。什么都觉得新鲜，什么都想探究。尤其是点心店里飘出的那些肉馒头和糯米炸糕的香味，可以让嗅觉和视觉得到片刻享受和满足。以至于今春回故乡途经这个小镇时，还轻轻询问当年的点心店是否还在？诚然，这种状态下的走路，艰辛又带期待，困苦又感愉悦。记得几年前，在参加高中年级四十周年庆时，曾感慨道：当年上学路上，走过吱呀作响的小木桥，涉过坑坑洼洼的泥潭，有过狂风暴雨的侵袭，受过寒冷暑热的考验。尔后分配在异地工作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会考虑通过努力去克服和应对。

时光切换到上世纪末，正是自己参加工作十多年后。为了小女备考位于甬城的省重点高中，把家从郊外的北仑某单位家属区搬迁到四十公里外的城西，这就等于选择了舍近求远的上班族生活。

有人不解我们的选择，觉得是自讨苦吃。因为上下班要比原来多花费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每天的生活节奏也必须加快。好在单位在城里设有班车停靠站，每天接送员工上下班。只是从家到班车候车点，约莫2公里的路程，需要自行解决。平时在办公室里长期伏案，颈椎、腰椎、眼睛都出现过疾患。早上步行赶车，刚好还可给忙里偷闲的生活多出锻炼身体的机会。于是，清晨当许多人还在熟睡时，我已经悄悄出发。这时，小区是安静的，马路也是安静的，只有路边

的树木与青草，在微弱的晨光下露出养眼的色彩。有时也能看到被惊动的飞鸟，尖叫着扑落一片片树叶。

穿过的街巷行人稀少，可以毫无顾忌地甩开胳膊迈大步，抑或一路保持收腹挺胸的瘦身姿态。至今，一旦走路，这些习惯还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。而下班走在回家路上时，正是附近某校播放音乐的时候。好像心有灵犀一般，一首用萨克斯吹奏的《回家》，那清新悠扬的曲子和旋律，如山涧叮咚作响的清泉，越过操场和围墙，汩汩流入心田。带着这份乐感回家，无论在阳台上收取晾晒的衣服，还是在餐厅里处理早晨匆忙出门留下的杯盘狼藉的碗碟，总想哼哼小曲。那段走路上班的日子，在甬城某媒体编辑的鼓励下，还以《穿行在城乡之间》、《家住学校旁》等为标题进行了分享——那是上班族忙累并快乐着的生活掠影。

待到几年前退休在家，再也不用每天急着赶路上班，顿感轻松许多。生活的重点和内容，发生了质的转移和变化，但每天抽出时间行走依然是自己的选项，成为一种习惯和兴趣。

赋闲在家的走路，没有时间和区域的要求和限定。想什么时候到哪里，完全听从内心和意愿。有些地方，去了还想去，譬如东钱湖畔的马山湿地。这是一处可以坐拥山水的胜景。登高望远，抬头可以看到东部新城海市蜃楼般的耸天楼宇，低头便是浩如大海的碧波湖面。途中常遇同道者，有的已是这里的常客，对于附近的老街、酒店、温泉和露营地，还有什么时候、在哪里可以看到白鹭，回甬城如何坐地铁转公交更便捷等等，都一清二楚。而我来这里，则是喜欢在蓝天白云下，在这方山水之间，沿着绿色生态步行道，放松心情，慢慢地走，细细地品，或者什么也不想，看着湖光山色傻傻的乐。当然，考虑到出行方便、省时，我更愿意到家门口的5A风景区——月湖公园走走。这里不是流量景区，少了风景区特有的人头攒动和热闹异常。所以，走进园内，就像走进了大户人家的后花园。依着悠长而泛着波光的月湖，走近那些明清时代的古宅、长廊、亭台、小桥、流

水……遥想当年，这里一定出现过古装戏里的某些场景和情状。而每年无数株腊梅红梅白梅绽放的这里，是我脚板一次次光顾的佳处。因为它们的到来，这里的青砖飞檐、曲径长廊、庭前屋后，一切的一切，都散发着淡淡馨香，还自带几分书香气息。

当然疫情下，走的最多的地方，还是拥有近1500户业主的小区。只要愿意，随时都可以进行。即使下雨天，也可以在楼下架空层走起。在这里走路，常会遇到热心邻居。一回生，两回熟，有的约好一起行走；有的知道我喜欢边走边拍些花草草，会提供、交流有关信息。我的朋友圈里，加为好友的邻居也渐渐多了起来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，是也。在新冠病毒入侵的2020年春天，因为有了这些热心邻居，我们彼此抱团取暖，互相鼓励，还一次次合伙组团选购食材。附近农民家的新鲜蔬菜、农贸市场的海产品、家禽肉类等，都能通过邻居们牵线搭桥得以补充。春天，当大朵大朵的紫玉兰花，如风铃似的垂挂在邻居家窗前时，我及时拍图和配文给予分享：外面疫情起伏，不妨庭前闲步，总有一景可赏。马上得到邻居点评：“美！”哈，仅一个“美”字，足以让我行走时多了几分悠然自得。